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二回 蠟炬成灰淚始乾

協巴多杰把文祥及胡灼帶到車站，便告別離去了。文祥再檢查電腦，果然已恢復正常，方要告訴文娃剛才的事，文娃說：「這事尊者全告訴我了，我們的系統確實出了問題，有的已經找到了，有的還在檢查。現在，你快到無水河去，千奇在那邊等你。」

無水河在熔爐城東南，胡灼便帶著文祥乘磁浮梭前往。談起方才的事，胡灼對李不俗頗為不滿，她承認他們曾是相知的戀人。三十多年前，李不俗是個很有志氣的青年，在思想上多有涉獵。誰知到了電腦時代，他漸漸自暴自棄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胡灼卻是日進有功，最後兩人只好分道揚鑣。

後來，胡灼結婚了，夫妻一同移民火星。想不到闊別了幾十年後，李不俗也到火星來了。感情本來就是很微妙的，只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，胡灼與夫婿分手了。這次胡灼在教主和協巴多杰尊者的開導下，心智大開，急於找人共享，便去告訴李不俗。不料李不俗也突有所悟，所以才惹出事情來。

文祥倒是不以為意，他突破了生死大關，心中更是坦然，隨口問道：「結了婚，沒有孩子嗎？」

胡灼卻問他：「你對易經有興趣嗎？」

文祥見她支吾其詞，知道其中必有隱情，也樂得岔開：「當然，最近老聽人提起，偏偏我對易經一點概念都沒有。」

「我有個朋友很通易理，有空我帶你去和他聊聊。」

「你先說說看，易經到底是什麼寶貝？」

「易經是一本古代中國讀書人必讀的經典，其實我那位朋友說，易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，宇宙的本體是太極，『太極』是最極端、無邊無際的意思。太極生兩儀，『兩儀』就是指在太極中，兩種相對的極端現象，比如陰陽、大小、黑白、對錯、冷熱等等各種相對的現象。」

「這有什麼稀奇呢？這是常識呀！」

「別以為常識是理所當然的，在上個世紀，我這樣說會被人認為迷信！」

「怎麼會有這麼愚昧的人呢？」

「應該說怎麼會這樣愚昧！總之，我們學歷史的，把那個時代稱為愚昧時期。」

「愚昧時期？不是叫黑暗時期嗎？」

「不！黑暗時期是指中世紀，歐洲大陸被宗教統治的時期。愚昧時期則指近世紀，整個人類文明都被人的無知、貪慾主宰的時期。」

「那現在應該稱為夢幻時期了。」

「在以往，我們稱之為幻滅時期，自從學了易經，我改稱為未濟時期。」

「未既？」

「未是未來的『未』，濟是救濟的『濟』，是第六十四卦，代表一個時代的過去，下一個時代的來臨，永遠循環不止。」

「我聽說易經是本預言的書。」

「不盡然，易經是讓人知道宇宙中有天理，而不是教人預言的書。因為人生始於蒙，昧於知，必須一點一點地從學習中理解。如果宇宙本來就沒有準則、規律，人生也毫無意義，生生死死，或不生不死，不過耳耳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有一個不變的規律，人生當然有意義，只是先決條件是，人不能改變這個規律，否則等於沒有規律。同意吧？」

「我舉雙手贊成！」

「因此，人生就是一種歷練，是體認這種規律的獨木橋……」

「為什麼是獨木橋？應該是康莊大道呀！」

「是康莊大道嗎？那怎麼連你我都沒有走通呢？但是千百年來，很多人成功地走了過去，有人可憐我們這些自知愚昧，而又沒有方向感的人，便設計了易經，讓我們知道個大概。當然，依循這種規律，是可以略知未來。可是一些自以為是，或者腐木而食的蛀蟲，卻抓住這個機會，利用易經的預知牟取私利。」

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「這就是易經的智慧所在了，總之，在愚昧時代，人人唯利是圖，由於西方物質文明發達，人類社會就變成了工廠，唯一的目標是生產。當燃料缺乏時，工廠就由懂燃料的人管理；缺少螺絲釘時，便由管螺絲釘的人負責；下水道不通時，在下水道裡幹活的人，便搖身一變，成為大大的紅人。」

「這一來，誰製造的問題最多，誰的風頭就最健，誰笨得把問題解決了，便只好去坐冷板凳。誰把話說得清楚，讓人人都懂，就代表這人沒有學問。而被公認為有學問的人，經常是不知所云，把事情說得既玄又神。於是第一流的科學家都相信什麼『萬有引力』！說在物質中心有種引力，互相吸引！他們的神話可多了，說宇宙的開始是一個大爆炸，最後又是一個大收縮，於是宇宙便像一個小孩手中的大汽球，一下子吹得老大，一下子又收了回去！事實上知識倒是大爆炸了，人的常識也來了個大收縮，妙的是人人愚昧不堪，又都自命不凡，胡作非為！」

「那個時代人智未開，荒唐事太多了！」文祥也有同感。

「我說個故事給你聽，太平洋上有個著名的復活島，臨海的地方立了七個高有數丈的石人。我曾經去考察過，其中有一種傳說很能代表人類的處境。土人說，他們是「樹人」，祖先來自一個很大很大的地方，但是那裡有吃人的野獸和殺人的惡人。有一天，他們來到這個樂園，島上長滿了一種椰子樹，結實纍纍。妙的是這種椰子樹，樹幹圓直，樹葉寬厚。於是，他們就以樹為屋，以葉為頂，以果為食。反正全島都是樹，一棵吃光了，再換一棵。世世代代下來，島上還是綠油油一片，他們的生活可說是平安快樂而幸福。」

「他們逐樹而食的結果，有一天終於看到海邊了，這才知道原來樹也有盡頭。大家群集樹頂開會，最後得到兩個結論，一個是自我控制，限量生育，以保持生態的平衡。另一種意見是向外發展，另外找尋更美好的天地。」

「由於沒有人願意自我控制，大家便協力砍了樹屋，建了大船，派人出海找尋新天堂樂園。人是一船一船地出去，時間也一年一年地過去，但一直沒有人回來。有人認為可能是找不到回來的路，應當在海邊豎立一些標誌。他們決定利用山上的石材造一些大人，鑿好了以後，再以椰子樹幹作滾木，運到海邊來。」

「大家都很快樂，都認為創造了歷史繁榮的高峰，連這麼高的摩天石像都建得起來，樹人當然有能力建造天堂！不幸的是，造船、造石像，通通都要砍椰子樹。當他們勉強豎好了第七個石像之後，樹也砍光了，大部分的人都餓死了。」

「這是真的嗎？」文祥聽完了，有些感傷。

「什麼真的假的呢？過去發生的事，只是一些變化的現象，不是向這邊變，就是向那邊變，然後人才能得到經驗。」

「是啊！一切都是相對的。」

「既然事事都是相對的，易理就以動靜來解釋宇宙萬事萬物。」

「只用動靜？那怎麼夠？」

「電腦是二進位的，不就是動與靜嗎？在電腦中，哪件事不是用動靜來解釋的？」

「有道理，只是資料很長，人怎麼記得住？」

「這就是中國人聰明之處了，我們先不講什麼理論，就算閒聊天吧！我來試試，看能不能猜一猜即將發生在你身上的事。」

「你會預言？」

「不！我沒那種本事，如果有，我早就達到圓融境界，出入青冥了。我只是略知一二罷了，起碼還能讓你知曉是怎麼回事。這樣吧，我問你幾個問題，你只要回答我一個字，如果你認為答案屬於動的、強的、大的、好的，反正是正面的，你就說『陽』。如果是靜的、弱的、小的、壞的，你就說『陰』，這樣我就可以解釋易經了。」

「但是我怎能確定我的判斷一定正確呢？」

「不必管那些，我只是想告訴你，易理基本的規律只是建立在兩儀與三才的結構上。當然，你瞭解越正確、判斷能力越高，預測的結果就越準！」

「真的？好，妳問吧！」文祥興奮極了，他挺了挺腰，準備接受詢問。

「你先想好要問的事，當我問你時，只要說是陰或陽就好了。」

「好，妳快問吧！」文祥想的是，今天見不見得到衣紅。

「我先問內卦，內卦相當於與自己最親近的環境，一共有三個問題，第一個與自己有關，問題是，對你重不重要？」

「重要！」文祥不假思索，衣紅當然重要。

「好的，重要代表『陽』。第二個問題是，以你而言，能不能控制這個情況？」

這個就麻煩了，文祥當然不願意承認他不能控制。可是再想想，他能控制什麼？連想不想她都不能自主，他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不能！」

「那就是『陰』，第三個問題是，這件事有沒有希望呢？」

希望？誰知道！看來是有的，有嗎？文祥想了一會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「實在說，我沒有把握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，那就是『陰』，當然可變為『陽』，必要時可作變卦看。現在再問外卦，你要用大環境的立場來想，千萬不要用剛才的立場，否則就沒有分別了。好，我問你，這件事對整體環境重要不重要？」

整體環境？指的是什麼呢？假定是這次的任務吧！當然重要：「陽！」

「好，再看大環境能不能決定呢？」

這就難回答了，大環境能不能決定？決定什麼？自己問的是能不能見到她，那當然是大環境所決定的：「陽！」

「最後一個問題，這事不符合大環境的希望？」

大環境的希望？自己想和衣紅見面，大環境當然可以算上電腦一份。電腦希望自己與衣紅見面嗎？為了查明那個龍符，答案是陽。如果只為了自己想見她，那麼在當前還有其他任務的情況下，答案則是陰。到底該選哪一個呢？

文祥天人交戰了片刻，自己也覺得好笑，這不過是個遊戲，有什麼好認真的？就算自己有私心，硬把陰說成陽，那又怎樣？

「陽！」

「好極了，我剛才問了六個問題，各為一爻，總共是六爻。實際上這六爻是由兩個三才結構所組成，爻由下往上長，就是生機。但我們讀爻時卻是由上而下，依順序來看，上卦的三才是陽陽陽，對八卦而言，是乾卦。下卦的三才是陰陰陰，稱為震卦。上下卦合用，八八六十四，共有六十四個複合卦，再查易經，乾震為『無妄卦』。」

「你是說無望？」文祥大失所望。

「不，你聽錯了，是無妄之災的無妄，不是毫無指望的無望。」

「啊！有災難？是誰的災難？」文祥急了。

「別那麼認真好不好？由於人沒有先見之明，易理最大的弔詭就是不論準不準，都有好處與壞處。如果預測得太準了，人會喪失主見，落入迷信。如果預測的都不準，人便會遁入虛無，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」

「那麼你預言吧！」

「你要先告訴我問的是什麼，否則我無從回答。」

「我問的是，今天會不會見到一個人？」文祥說時臉都紅了。

「嗯，是位女性。」胡灼在她的電腦上撥了幾下，看著顯示器說：「根據易經的解釋，只要你順天而行，沒有私心就好，否則有災。」

文祥心中一動，如果沒有私心，他最後應該選陰，選陽當然是私心作祟。這下子他真急了，問道：「有什麼災？嚴不嚴重？」

「無妄之災嘛，嚴重是不嚴重的，但各人的定義不一樣。」

「能不能說詳細一點？」

「我說過，我只是介紹一下怎樣預言，你不能太相信。」

「是，我不相信，妳說吧！」文祥急切之情，已形之於色。

「好吧，理論是這樣的，易經六十四卦只是大類，內外卦相互影響。剛才的解釋，相傳是周文王所著，是古人遵循的一種做人做事的道理。當一個社會上，人人都遵守同一種規律時，自然就成為一種可以判斷的方法。」

「然而易理之微妙，卻在於它真正符合宇宙的規律。這規律有四個：第一，我們知道能量與距離成反比，所以爻與爻越接近的，必大於爻與爻較遠的。第二，爻有陰陽之分，陽動陰靜，動強於靜，所以陽強於陰。第三，既然有位置，就有位能，六爻的位能以單數為陽，雙數為陰。設一、三、五位屬陽地，二、四、六是陰位。俗謂『強龍難壓地頭蛇』，所以如果在陽得陽位、陰得陰位時，能量要加倍，否則減少。」

「最後是現實問題，強者欺負弱者，弱者依賴強者。總而言之，共有位、應、比、中爻等判斷條件⑤，統一研判，即可預言。」

「別談理論，告訴我結果吧！」

「綜合判斷的結果，以今天來說，應以下卦為主。陰爻代表陰性，分據二三爻，二爻得位，表示是現場的我。三爻陰據陽位，只能算是過客，應該就是你想問的對象了。再說此陰在陰之上，是『乘陰』，陰乘陰無力，表示你最多只能看到。而『扶陽』在上，表示不可能得到.....以本卦而論，你的對象可能是『可望而不可及』！」

「那是說今天見不到？」

「很難說，大概如此，前面說過，易經不是給我們應用的。」

「為什麼第二爻不是她？」

「我能力不足，只能說我知道的。如果第二爻的陰爻代表你想見的對象，第一是與現實不符，因為一、二兩爻目前相距最近，第三爻還未出現。其次，如果她乘你之上而得六二正位，對你將更不利.....」

文祥聽了，心中頗感不快。他原本只是好奇，胡灼也一再言明，預言未必正確。但是人的心理很奧妙，真假是一回事，心中的需求卻是再現實不過的。

文祥只好敷衍道：「哪有這麼巧的事？世界上有多少人？每秒鐘發生多少事？憑這六爻又能代表什麼？」

胡灼也同意：「是呀！所以並不是人人都相信易經呀！還有個變卦是第三爻陰變陽，乾離『同人』卦……」

胡灼見文祥不太高興，猜想自己很可能已說中要害，乾脆閉口不言了。文祥心裡很矛盾，他很想瞭解易理，為了他的任務、對不二老人的好奇，還有對預言的嚮往。但是他希望見到衣紅，也希望聽一些吉利的話。文祥是個人，又剛好陷入戀愛的漩渦，一聽到壞消息，潛意識就緊釘著他，專門想一些不利的結果。生死是一回事，不過一剎那，但是那魂牽夢縈的情絲，卻是無邊無盡的折磨。

文祥還在想另外一點，他不知道那最後一爻，在他私心的扭曲下，究竟有什麼影響？姑不論這個預測的真實性如何，為什麼自己會有私心呢？尤其在這種不關痛癢的遊戲上，自己居然還選擇了欺騙自己的答案！

他好意思再問嗎？承認剛才有私心嗎？當然可以，但又為了什麼？想見到衣紅？希望胡灼告訴他，衣紅就在前面等著他？

文祥望著窗外景物如飛一般向後退去，火星上的房屋有個特色，就是屋頂特別厚重，這和月球上的建築很類似，因為重力小，建築物承載的壓力不足，必須加蓋數層。再加上火星的土壤含有大量的過氧化鐵，色澤暗紅。在高壓高溫下煉製的土磚，不僅整齊劃一，堅固耐用，而且略帶一點果凍狀半透明的色澤。因此，所有用這種火星磚築成的房屋，遠遠看去，很像一個由大塊紅玉雕塑而成的藝術品。

火星上到處都是紅色，連天空也是紅的，文祥觸景生情，更是無法遏止心中的那一點紅。今天真的見不到她嗎？胡灼明明說是可望而不可及呀！可是胡灼又懂什麼呢？就憑這樣簡單的一問一答，什麼爻呀爻的，就能決定衣紅出不出現？

途經幾處院落，居然也有一些高大的樹木。只是那種綠色，在一片火紅的背景中，顯得怪異不自然。萬紅叢中一點綠，文祥腦中只有一點紅。

這裡沒有公路，由於二十世紀汽車肆虐，遺禍無窮。在新世紀裡，要想掌握那種開快車樂趣的人，必然是停留在夢中，或者正在網絡高速公路上，利用虛擬實境的速度感，在虛空中競逐無邊的快感。

和所有的電腦城一樣，社區到社區之間，都是利用地下的大眾捷運，但在地廣人稀之區，中距交通也有採用高架式的。在火星上稱為磁浮梭（地球上則沿用「車」的概念，稱磁浮車），每車有四節，每節有二十幾個座位。軌道高度約三十公尺，每隔十公里才停一站。

還有一站就要到無水河了，在梭門甫關，磁浮梭正要開動之際，文祥覺得眼前突然一亮，一個紅色的影像，就像針尖似的，扎進他的心頭！那種興奮有如從天上懸空而墜的飛瀑，文祥血液沸騰！是她！果然是她！還有襯在一旁的那條白褲子！絕對錯不了！他跳將起來，磁浮梭已經開動了，再一晃，眼前景色又變了！

「剛才什麼站？」文祥一驚！預言正確了！他抓著胡灼問道。

「星星驛！」胡灼輕輕地把手抽回來，她不瞭解文祥怎麼會這麼激動，關切地說：「坐下吧！你看到什麼了？」

「妳說對了！我看到她了！但是只看到一眼！」文祥坐了下來，對胡灼說。

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你知道，人往往把心裡想的，當做親眼看到的。」

「不！我真看到她了，還有她的同伴！」文祥惶急地說。

「好吧！就算我猜對了，那也只是湊巧，在機率上說……」

「不管是不是湊巧，妳剛才只說了無妄之災的內卦，也就是說今天的事。以後呢？是不是以後有災禍？」文祥急得站了起來，眼中似要冒出火花。

胡灼和文祥雖然只是初識，但經過這兩天的交往，已經知道他是個穩定、心理沒有障礙的人。不料這一刻居然如此浮躁，為什麼呢？難道先前只是假象？可是電腦當局那麼器重他，活佛、尊者也親自渡化，怎麼會是這樣一個人呢？

胡灼仔細地觀察文祥，發現他面色紅潤，嘴角還出現點點紅斑。她心有異，立刻聯想到她所做的研究，便馬上扶他坐下，提高音量問道：「文祥！文祥！你是不是覺得心裡很慌？」

文祥不僅覺得心慌，而且有些昏亂，胡灼見情況不妙，對電腦說：「文祥可能是中了火星病毒，請趕快替他檢查！」

胡灼的電腦在她耳中說：「我們給文祥驗血的結果，的確有些讀數不正常，可是這不能算是病，他只是雄性荷爾蒙讀數太高了。」

胡灼不相信，她說：「不可能，我瞭解雄性荷爾蒙的作用！麻煩你們再作血清分離式的交叉檢查，我認為是一種病毒式的情緒感染！你們不相信可以查二十世紀的生化武器資料。我記得有一種 s g 編號的情緒病毒，能瓦解士兵的鬥志，而且會在黏膜附近產生病變，很像他目前的情況。」

正說著，文祥搖搖晃晃地又站了起來，恍恍惚惚地走向門口，突然昏倒在地。

胡灼急著將文祥扶起，又對電腦大叫：「還不快想辦法！」

電腦對胡灼說：「他的病毒分裂得太快了，一般『減數分裂』速度最快的不過兩秒，而他體內的病毒，竟然高達每秒三十次！這種情況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過！放心，我們已請藏醫前來支援。」

就在這時，突然聽得一聲洪亮的「阿彌陀佛」，一位紅衣喇嘛已在車廂內。梭內的十來位乘客，一見喇嘛憑空現身，急忙離座下跪磕頭。

「阿彌陀佛！」那喇嘛合十還禮，並對眾人道：「諸位檀越，委屈一下，請移步到隔壁梭廂，這裡發現傳染性病毒，現場必須封鎖。」

大家聽了，一一躬身退出，轉眼之間，車廂內只剩下三個人。

那喇嘛說：「老衲計美旺布，教主屬下第八護法，奉教主之命，來探視文祥施主的病況。請讓他平躺在地上，待老衲醫治。」

胡灼忙讓文祥平躺下來，並叩頭作禮，然後退到一旁。計美旺布跌坐在文祥身邊，全神貫注，雙掌前伸。不久，他額間見汗，頭頂霧氣蒸騰。而躺在地上的文祥，卻如同死去一般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

這樣過了有一刻光景，計美旺布疲倦地睜開眼睛，搖搖頭說：「文施主的情況嚴重，老衲一人對付不了，此梭即將到站，還是與老衲同回寺裡治療吧！」說罷，計美旺布一揮袖，一陣光華閃過，胡灼只覺身體一震，定睛一看，人已在一陰暗矮小的房間中。

室內有一個平台，文祥平躺在上面，除了三人以外，又多了一位喇嘛。

「胡施主辛苦了，老衲米拉日巴，前日曾在教主座前會過。」那喇嘛對胡灼施了一個問訊，胡灼急忙撲地跪倒，叩頭致禮。米拉日巴扶起胡灼，繼續說：「文施主病得蹊蹺，以傳統密宗的說法，應是中了毒咒！只是這施咒者功力甚高，尚請施主將今天的遭遇，詳細告知，以便診斷。」

胡灼便從早上開始說起，直到在風火洞中，白衣長老與文祥對話的那一段。米拉日巴一直凝神傾聽，這時突然打斷胡灼，問：「你記不記得他說話時，兩隻手在做什麼？」

胡灼想了又想，當時好像根本沒有注意到，只得說：「不記得！」

米拉日巴又問：「他的手放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胡灼還是不記得，突然她想起一點，白衣長老全身都裹在衣袍內，根本看不見手，連忙說：「他穿著連帽長袍，看不見手。」

米拉日巴回頭對計美旺布說：「這可能是六世紀時，拜占庭修士的『念力咒』，這種咒語不需要打手印。果真如此，那就麻煩了。」

計美旺布也憂慮地說：「明天就是會期了，今天要是破不了他們，明天會場上成千上百的來賓，萬一他們施咒，怎麼得了？」米拉日巴沒有回答，在室中來回踱步，只見他又搖搖頭說：「不通！不通！」

計美旺布問：「什麼不通？」

「如果那位白衣長老已經決定要殺害文祥施主，怎麼還給他施咒呢？」米拉日巴自言自語地說。

對施咒者而言，咒語其實是一種與電腦溝通的法術口令。在新時代，電腦為了尊重人類文明，尤其是宗教，所有的神通都已註冊登記，由電腦統一執行。至於咒語能量的大小，則視該宗教所掌握的能量資源而定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一個宗教組織的信徒多、信仰誠、捐獻豐，則該教的資源必然豐富。紅教在火星上有信徒十萬，每個人都毫無保留地捐出全部資源。三十年來，紅教累積的能量，已相當於有一億人政府的年均量。

基督教信徒雖多，但每個教會各自為政，而且信徒的奉獻比起紅教信徒來，不過是萬分之一。施咒相當於發號施令，地位高、權力大者，始能施咒，而該教所累積的能量，才是咒語真正力量的來源。設身處地的推測，白衣長老用的是自備的超級電腦，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，不可能浪費在一個他認為必死無疑的人身上。

「是不是怕我們可能逃出來？」胡灼問。

「不可能！」米拉日巴說：「第一，那裡沒有人逃出來過。第二，萬一你們真的逃脫了，施咒豈非打草驚蛇？再說施咒這種事，最適宜出其不意的奇襲，如果為了破壞明天的盛會，一定不會這麼早就施展。」

「文祥的咒語能不能解呢？」

「應該不是問題，我們密宗是以施咒出名的。問題在是誰施的咒，怎樣施咒，我們一定要乘機查個水落石出。明天的盛典上，絕不能讓人在我們的眼皮下施咒！」

「能不能先把文祥救醒再說呢？」

「施主之言差矣！把他的咒語解了，可能就無法查出端倪了。」

計美旺布說：「師兄所見雖是，但拖得太久，恐怕對文施主不利。」

「他只是一個人，多數人的安危才重要！」

「先將他救醒，說不定他知道是誰下的咒。」

「師弟，你不是不知道，這咒語一解，施咒者就永遠查不出來了！」

胡灼心急如焚，又仔細回想一遍當時的情景，突然想到珍妮丟臭彈的事，這時也管不了有關無關，開口便說：「信女又記起一事，珍妮投擲臭彈時，文祥離他們最近，很可能聞到什麼了。」

米拉日巴搖頭說：「那最多只是毒氣，而這是咒，不會錯的。妳再想想，從頭到尾，有什麼像是施咒的行為。」

「可是信女不知道什麼是施咒的行為呀！」胡灼急得要瘋了。

「妳說得有理！施咒有很多方法，暗咒且不說，文施主得到的一定是明咒。明咒最厲害的是念力咒，只要說出來就有效……」

「說出來就有效？」

「當然還要有施咒的能力。」

「什麼樣的人有這種能力呢？」

「當然要學習、修煉，最重要的是，心理狀況異於常人。」

「那就是……」胡灼欲言又止。

「妳不妨說說看，說不定有關係。」

「我們還有個同伴，叫李不俗，是我過去的朋友。在分別了數十年後，他突然也到火星了，今天就是他拉我們去的。我記得在我跳下那個坑洞後，文祥也要跳下來，李不俗好像說『我詛咒你發瘋』！不過他不像會施咒的人。」

「他現在人在哪裡？」米拉日巴兩眼一亮，立刻問道。

「應該還在家裡！」

「來，妳帶我去！」說罷，一道金光閃過，兩人已失去蹤影。

計美旺布見二人已離去，便往牆壁一指，壁上即現出一圈約一公尺直徑的圓光，米拉日巴與胡灼的影像就在其內。只見二人向下一落，已在一個房間內，四顧空無一人，胡灼說：「是九尊者送他回來的，可能又出去了。」

米拉日巴兩眼釘著牆角一個米形圖案，說：「這個人來歷頗不簡單，我們居然沒有發覺！」隨即向著計美旺布這邊說：「快報告活佛，有了狀況！」

計美旺布立刻走到屋外，一按身邊的移位鈕，面前景象立變，人已經到了大經堂底層。堂前有兩位喇嘛端坐在地，他合十作禮說：「麻煩通報，計美旺布求見教主。」

兩位喇嘛略一點頭，身後大門洞開，計美旺布躬身而入。經堂正中供奉一尊三點九米高的釋迦牟尼佛石塑。兩旁各是一排約一人高的經架，架上擺滿精美的貝葉經卷。四壁為壁畫，多是描述紅教移民極樂世界，興建金頂寺，以及火星上喇嘛、教徒等宗教生活的傳奇。計美旺布先至佛前頂禮膜拜，起身繞過那四人合抱的巨柱，向右轉進，教主正跌坐蓮座上，左右各有一位尊者相伴。

計美旺布行禮畢，退在一旁，躬身道：「七師兄發現席克人行蹤，敬請裁示。」

教主聞言，瞑目端坐，半晌才說：「彼等不足道介，席克之四大法王有兩位在此，但彼等主要目的不在這次法會。偷渡客日益猖獗，在電腦問題未解決前，其勢難以阻止。」說畢，又掐指算了一會，對計美旺布說：「我已將文祥那孩子的咒語解了，你且去罷！不過，他心神受創甚重，三日之內，不可再動情緒！」

這時，米拉日巴也已將情況查明，與計美旺布前後腳回到了房中。

文祥緩緩地醒過來，發現自己躺在平台上。剛要翻身坐起，只見光華閃動，兩位喇嘛與胡灼已出現眼前。

胡灼見文祥已經醒了，連忙問道：「怎麼樣？有什麼感覺？」

文祥怔怔地問：「這是哪裡？我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胡灼說：「你剛才在梭中病倒了，兩位尊者把你救來的。」

文祥詫道：「我病倒了？我只是頭昏了一下！」

米拉日巴又過來檢查了一下，說：「不錯，是念力咒！」

計美旺布問：「師兄有何高見？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我已著人前去追捕此人，稍後便有消息，據我判斷，此人並非存心施咒，但因一時情急，故念力加倍。目前所不解者，為何文施主到梭中始發作？」

計美旺布便問胡灼：「文施主在梭中是怎麼發作的？」

胡灼說：「我們正在討論……」她略一停頓，又改口說：「我記得他說看到一個人，正是他心中想見的人……」

計美旺布問：「是不是女性？」

胡灼點點頭。

計美旺布一拍手，說：「師兄說對了，是念力咒！因咒他『發瘋』，因此一有情緒上的任何變化，電腦的生理訊息就會促使內分泌加倍排送。」

四人正在討論時，門口一位喇嘛已將李不俗帶了進來。米拉日巴一揮手，那喇嘛合十躬身退出，只留下李不俗驚懼不已地呆立在門口。

李不俗望望四人，問胡灼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胡灼想不到他竟然敢施咒，不由得怒火中燒：「你不是說活佛該去見你嗎？」

李不俗哭笑不得，說：「灼妹，那是開玩笑的。」

胡灼說：「我問你，你從哪裡學會施咒的？」

李不俗嚇了一跳，不由得往後退步了一步：「施咒？妳說什麼？」

胡灼說：「你不用賴，尊者把來龍去脈都調查清楚了！」

李不俗急著說：「妳別冤枉我！我不會施咒！」

米拉日巴一言不發，手一指，面前的圓光出現了一個中東風情的小城。李不俗圍著頭布，穿著白色長袍，正走向一個馬廄。畫面右下方標示著：二〇三五年，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六分。

李不俗抗聲道：「難道這就是學習施咒嗎？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不是，這卻是到米亞山的唯一通道，你能否認去過嗎？」

李不俗辯道：「就算我去過又怎樣？我不能自由出入嗎？」

那畫面一直沒有變化，等李不俗再度出現時，服飾已有了變化。長袍由白變黑，腰上還繫著一把短劍。上面的時間已是二〇四六年，二月十日下午四時二十分。

米拉日巴說：「這段影像是十年之後，你能否認嗎？」電腦對每一個人的行蹤都有完整的記錄，但僅限於公共場所。這些記錄僅供犯罪作證之用，貯存時一律採用圖形編碼，需要的記憶空間不大，資料可以長期保存。

李不俗心裡突突直跳，瞠目結舌地對米拉日巴說：「我……我經常在那裡出入，這又錯了嗎？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錯了，錯在你撒了謊。」

李不俗慌了：「我沒有說謊呀！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電腦的測謊指數是三十四，你的心跳超過一百，汗腺張開率達到百分之九十，腎上腺超過正常四倍！難道你在席克派下十年，連心律控制都沒有學會？」

李不俗這才知道不能抵賴了，立刻跪倒在地，叩頭哭道：「我不是有意的！請佛爺們高抬貴手！大發慈悲！」

米拉日巴把李不俗拉起來，對他說：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說實話就好。」

李不俗說：「我原先只是想要追求人生真理，我去過印度、斯里蘭卡、西藏，也去過麥加，去過迦薩走廊。總之，我希望找到人生的方向。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這一點我們很清楚，只是你錯在把神通當作真理。」

李不俗說：「如果沒有神通，又怎能證明是真理呢？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你該用心，而不是用眼。這點以後再說罷，於是你投奔席克教。」

李不俗說：「是的，他們保證，說我一定能學會神通。但是不久我就發現，就算他們真有神通，也不肯傳授給外人。所以我決定離開，但是他們又不放我走。最後，我不得不逃，逃了不知多少次，偏偏怎麼都逃不出他們的魔掌。就像在地獄中一樣，我度過了十個非人的年頭。」

米拉日巴點點頭說：「這倒很符合席克派的作風，只是你怎麼出來的呢？」

李不俗驚懼地環顧左右，說：「這裡說話方便嗎？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在我們這裡，一切都有佛法保障，連電腦通訊都在管制之列。」

李不俗這才放心地說：「那我就放心了，因為席克人說，他們已經破解了電腦的控制中心。不但電腦查不出他們的行動，他們甚至可以控制電腦。」

米拉日巴微笑道：「你相信嗎？」

李不俗說：「雖然不很相信，但也不是完全不信。他們有位電腦專家名叫摩爾，我見過他好幾次，他本事大極了，要電腦怎樣，電腦就怎樣。比如說，他說我不在，電腦就認定我不在。不過他們告訴我，說穿了那套黑衣服，電腦就錄不到影像，可是剛才那段錄影又證明了他們騙人……我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？」

這時，米拉日巴好像在和誰通話一樣，只見他嘴皮時張時合，但卻沒有出聲。這是紅教的多種神通之一，是一種微波傳音，藉定向微波為載波，將嘴皮的動作與空氣的氣流轉換為通訊碼，經過交換機，傳輸到對話者的電腦中。

米拉日巴通話完畢，便對李不俗道：「你看看下面這段圓光吧，不是電腦當局不知道他們的行蹤，而是電腦遵循人類公約，在沒有犯罪之前，不能採取任何行動，包括調查在內。但是我們紅教不受這種限制，所以我可以用本教的圓光讓你看看！」

米拉日巴說完，仍是用手一指，面前出現一圈拳頭大小的三色佛光，漸漸向外擴張，直到一公尺見方才停止。那三色光有如飄輪疾轉，幻化出眩目的七彩。突然間彩光盡斂，一幅街景躍出畫面。

那是一個體格壯碩的中年人，由於他頭上戴著一頂「土星帽」，那圈光環剛好遮住臉龐，看不清是什麼模樣。這時圓光向下移，鏡頭轉成仰角，只見這人濃眉深鎖，兩眉幾乎成爲一字形，鼻成鈎狀，兩頰深陷。

李不俗一見，驚叫道：「四法王！」

米拉日巴把影像一收，說：「放心，一切都在掌握中，你告訴我，你來火星的任務是什麼，可千萬不要騙我！我只要放出消息，說你來過這裡，你就完了。」

李不俗早已嚇得魂飛天外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我……我說……其實我的任務並不……不重要，他們一直都不信任我。四法王吩咐我，只要我在單日下午六時，坐在貴山門前，往左側那個石墩子的浮雕上，吐十泡口……口水就好了。」

米拉日巴與計美旺布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吐口水？」

李不俗反被嚇了一跳，哆嗦著說：「我……知道這不衛生，可是……」

兩位尊者對望了一眼，米拉日巴又開始以嘴皮傳聲，與不知什麼人說起話來。文祥與胡灼已經沒有插口的餘地，只感覺到事態非常嚴重，陰暗的小室中，似乎有一股低氣壓，重重地壓在每個人身上。

過了一刻，米拉日巴面色凝重地說：「李施主，謝謝你告訴我們一項重要的情報，足證你說了實話。老實說，任何一種方法都會有破綻，這件事連本教中知道的人都有限，居然席克人也知道了。這證明了問題非常嚴重，對方的實力不可小覷。」

計美旺布插口道：「師兄，這事能說嗎？」

米拉日巴點點頭說：「我請示過了，李施主既然相信我們，我們就要相信他。」米拉日巴顯然非常激動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對李不俗說：「今天你總算給我們解了一個大謎！你大概是兩個月前開始吐口水的吧？」

李不俗點點頭，說：「是的。」

米拉日巴又問：「你每次都吐足了十口嗎？」

李不俗羞愧地說：「有時口水沒有那麼多！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那就對了，單日下午六時，正是我們情報網開啟的時間。而那些口水，想來是為了增加濕度、讓酵母菌大量滋

生，以破壞我們的系統。在本系統設計之初，火星的空氣濕度極低，大氣中水蒸氣幾近於零，極不宜酵母菌的生長。在那種條件下，設計者沒有考慮到濕度改變的問題，才留下今天這個後遺症。

「那個石墩子是我們感應器的轉換中心，設計得堅固異常，但是其中採用了蛋白質半透膜，最怕酵母菌。近來感應器常常出狀況，後來發現上面生了一些有機的氨基鹽，將電路腐蝕了。剛才，我們根據你的說詞，才發現那個石墩子的薄膜感應裝置已經損壞了，但又沒有全壞，所傳來的訊息，錯誤率高達百分之四十！」

李不俗沒想到闖了這麼大的禍，嚇得心頭直跳，問：「嚴重嗎？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幸而你今天告訴我，否則明天的盛會，將會有大災難。這樣說吧！三位施主算是有功於本教，適才教主有令，本教將負責三位的安全。由於本教上下都將重新部署，目前人手不足，希望三位在明天以前，暫時不要離開此地，如何？」

文祥一直掛心電腦所交付的任務，現在人在寺內，又不能與電腦聯絡，便說：「在下本來奉當局之命，前往無水河的，現在不知情況如何了？」

米拉日巴說：「那件事與剛才所談的有關，目前已經解決了，文施主不需懸心。現在已經八點多了，寺內備有素食，飯後就請三位在此休息。今夜寺中很不平靜，特遣小組已經進駐，隨時會與文施主保持聯絡。只是電腦在此無用，施主腕上那串念珠，在本寺中，功能與電腦相似，可以應急。」

正在說時，地皮突然一晃，米拉日巴臉色大變，靜靜地觀看了一陣，地下隱隱約約似有隆隆之聲。米拉日巴忙說：「今夜情況相當嚴峻，所幸一切早有準備，待會不論有何動靜，施主們千萬要量力而行。老衲尚有要事，這就去了。」